

危机四伏的

荣耀

全面透析历史上
罗马、唐朝、蒙古、美国
等世界大国军事崛起的历程

[美] 约翰·弗朗斯 著 BY JOHN FRANCE

PERILOUS GLORY



The Rise of
Western Military Power

危机四伏的

荣耀

全面透析历史上
罗马、唐朝、蒙古、美国
等世界大国军事崛起的历程

[美] 约翰·弗朗斯 著 BY JOHN FRANCE

李崇华 吴斯雅 译

PERILOUS GLORY

The Rise of
Western Military Pow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危机四伏的荣耀 / (美) 弗朗斯著 ; 李崇华, 吴斯雅译. —北京 : 新世界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5104-4432-6

I . ①危… II . ①弗… ②李… ③吴… III . ①战争史—世界 IV . ① 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75979号

© 2011 John Franc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危机四伏的荣耀

作 者 : [美] 约翰·弗朗斯

译 者 : 李崇华 吴斯雅

责任编辑 : 秦彦杰 余守斌

责任印制 :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 frank@nwp.com.cn

印 刷 :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字 数 : 420 千字 印张 : 26

版 次 :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04-4432-6

定 价 : 5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 (010) 6899 8638



前 言	001
第 一 章 战争面面观	003
第 二 章 文明古国的原始战争（公元前 6 世纪之前）	018
第 三 章 骑兵和重步兵（公元前 6 世纪—公元前 336 年）	040
第 四 章 古帝国的荣耀（公元前 336—公元 651 年）	063
第 五 章 意识形态与战争（500—约 1200 年）	093
第 六 章 草原民族的霸权（约 1200—1683 年）	130
第 七 章 严明的纪律（1683—1860 年）	168
第 八 章 军事革命（1860—1914 年）	201
第 九 章 工业时代的大屠杀（1914—1919 年）	249
第 十 章 世界大战（1919—1945 年）	290
第十一章 现代战争的新篇章（1945 年至今）	343
术语表	374



前言

在本书撰写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朋友和机构的支持和帮助。首先要感谢利弗休姆基金会为我提供“荣誉奖学金”，有了这笔经费我才能在2008—2009年前往中国、伊朗和蒙古，深入了解本书的主题——草原民族之间，以及草原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的交流。旅行期间，我遇到了很多人，他们热心解答我的问题，为我提供了诸多帮助，在此我想要表达对他们的感激。

撰写过程中，我需要研究较早时期的历史，从许多人身上汲取专业知识。书中许多灵感来自埃克塞特大学的杰里米·布莱克教授。我在《中世纪军事史杂志》的合作编辑、美国西点军事学校的克利福德·罗杰斯教授和马里兰洛约拉大学（巴尔的摩）的凯利·德弗里斯教授，也给予了我许多帮助和指导。《杂志》由中世纪军事史协会 De Re Militari^[1] 出版，协会主席斯特凡·莫里洛与成员们在讨论中大方分享各自观点，让我受益匪浅。我从他们的网站上也获取了大量信息（网站由彼特·科捏克扎尼运营）。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杂志》编辑布鲁斯·范德沃特对我的信任，能够成为军事史协会的一员，我感到非常荣幸。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马修·班尼特与卡塞雷斯大学的马努埃尔·罗哈斯也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我还有幸加入了布里尔出版社《战争史》编辑部，那里的同事，尤其是迈克尔·耐奥伯格，在有关现代史各方面的观点都是珍贵的资料来源。我与伯尼·巴克拉克及其儿子大卫有过热切交谈，与他们的对话让我产生了很多灵

[1] 拉丁作家普布利乌斯·弗莱维厄斯·维盖提乌斯·雷纳特斯曾使用的一个术语，意为“关注军事”。这里保留拉丁语，没有翻译。——译者注

感。我还要感谢十字军东征和拉丁东部研究协会，特别是伯纳德·汉密尔顿教授的帮助，汉密尔顿教授的观点总能吸引人们的密切关注。我一直对十字军东征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它让我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军事事务。

我很荣幸能够担任斯温西大学詹姆斯·卡拉汉冲突研究中心主任，中心的成员、访问者和发言人都为本书提供了很多灵感和信息。我非常感激亲密无间的历史系同事们，感谢他们温情的陪伴、宝贵的建议以及开放的态度。我要特别怀念英年早逝的历史学家乔恩·拉蒂默，他生前一直致力于二战历史的研究。我还要感谢格里·奥拉姆博士在一战历史研究上给予我的帮助。斯温西大学古典文学系诸位，尤其是艾伦·劳埃德教授、特蕾西·蕾赫里博士和大卫·吉尔博士，都毫无保留地分享了他们对古代世界的认识，媒体研究的威廉·梅林博士为网络战争章节供应了至关重要的信息。

所有学者的研究都离不开学习机构，这点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我要感谢斯温西大学，尤其是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给予我的极大帮助。历史研究院、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威尔士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我都十分耐心和客气。参观西点美国军事学院和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也为本书的创作带来不少素材和灵感。海军学院的理查德·艾贝尔博士与他的同事们非常热情，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感谢很多阅读过部分书稿的人（其中有很多我并不认识），在这里尤其要感谢尤其克利福德·罗杰斯教授、斯温西大学休·鲍文，以及我的妻子安吉拉（她与本书相处了相当长的时间）。当然，我本人对最终出版的内容负责。

最后，我要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希瑟·麦考伦，如果没有她，本书就不可能开始，更不用说完成。她的同事蕾切尔·朗斯戴尔也提供了不少帮助。最后的最后，我还要诚挚地感谢贝斯·汉弗莱斯。

约翰·弗朗斯

斯温西大学历史与古典文学系

斯温西 SA2 8PP

第一章

战争面面观



若海军士兵失足滑下泥泞的山脊后坡，跌落山底的他多半会狂吐不已。我不止一次目睹有人失去重心一路滑向谷底，即刻便惊恐万分地跳起来，不可置信地看着沾满泥土的粗棉布口袋、弹匣带、束腿带上布满了肥蛆。然后他和战友站起来抖抖身子，用弹药箱或刀背把蛆虫刮掉。

这些事情鲜少被提及。面对如此可骇的情景，久经沙场的老兵也会被污秽不堪的画面吓到不寒而栗，再坚强勇敢的人也难免会失声尖叫。一般作者很少描述这些肮脏的场景，若不是亲眼目睹，谁又能想象人类可以连续多日在极端残酷的条件下生存和战斗，到最后还能保存理智。我在冲绳亲眼见证过无数类似场景，于我而言，这才是战争疯狂的本质。

战争绝不止一面。美国海军陆战队下士尤金·邦杜兰特·斯莱奇在回忆录里生动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期间，士兵们身陷以战友和日本敌人尸体为食的肥蛆中间，场面极尽恐怖残酷。对 21 世纪初的我们来说，他的回忆显得既陌生又熟悉。1945 年以来，美国、英国和欧洲享受了长达几十年的和平，无论战火如何肆虐，都是远离当地人们生活十分遥远的存在。斯莱奇纪实的描述于是显得那么不真实。然而，脑海中实在难以描绘出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却能够产生某种神奇的共鸣。污秽的场景让人作呕，在安逸环境中长大的一代人反而更能理解并且支持他的观点：这场战争（事

实上所有战争)是疯狂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人们已经无数次谴责战争的卑劣和堕落,恐怖与可恨。魔法书籍《皮卡特里克斯》诞生于耶稣出生前的希腊世界,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被译为阿拉伯文,到13世纪又被译为西班牙语和拉丁语。该书传遍了所有地中海国家。

阿瑞斯^[1]——不幸、破坏和邪恶的始作俑者。它代表失去、恶行、毁灭、城市人口减少、干旱、大火、燃烧、争端、鲜血、暴力……邪恶、扭曲的判断、压迫、痛苦、人的伤害和死亡……以及一切受诅咒的事物。诅咒来得毫无缘由,却极尽凶残。

在我看来,这段话正是对战争的准确描述:毁灭、肮脏、卑劣、疯狂。事实上,战争不完全是疯狂的:理性的政治家们经过深思熟虑,调用大型机构力量,战争才得以开启。战争也不都是混乱的:陆军上校约翰·布兰卡达1709年参加了马尔普拉凯战役^[2]——18世纪初最为血腥的一场战争,他详细记录了战争中士兵们开展的有序进攻。“这是我见过的最深思远虑、庄严肃穆、井然有序的战役。”

为保证战争有条不紊地进行,上将们会竭力发挥自己的指挥才能。公元前500年左右的中国军事思想家孙武指出,战事里心思缜密的重要性不可小觑:“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3]19世

[1] 阿瑞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朱庇特与朱诺之子,罗马军团崇拜的战神中最重要的一位,重要程度仅次于朱比特。希腊名字阿瑞斯(Ares)。他司职战争,形象英俊,性格强暴好斗,十分喜欢打仗,而且勇猛顽强,是力量与权力的象征,好斗与屠杀的战神。但他同时是嗜杀、血腥、人类祸灾的化身。

[2] 马尔普拉凯战役:1709年9月1日,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维拉尔元帅指挥的法国军队(9万人)与欧根·萨瓦亲王和马尔波罗元帅指挥的英奥荷联军(11.7万人)在马尔普拉凯(比利时蒙斯要塞和瓦朗谢讷城之间一村镇)进行的一次战役。

[3] 在未战之前,经过周密的分析、比较、谋划,如果结论是我方占据的有利条件多,有八九成的胜利把握,在实战时才可能取胜;如果只有六七成的胜利把握,实战获胜的可能性就少;如果在战前干脆就不做周密的分析、比较,或分析、比较的结论是我方只有五成以下的胜利把握,那在实战中就不可能获胜。即不用实战,胜负就显而易见了。

纪早期的现代西方军事权威克劳塞维茨^[1]，持有类似观点：

智慧的重要作用在各方面均有体现。战争看似简单，背后实则蕴涵着能人智士的深谋远虑。

诸多国家建立起军事学校，如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法国圣西尔军校，以及中国国防科技大学，这些院校开设军事课程，教授战场理性分析和系统指挥思维。军队行动的部署离不开政治、社会和科技的综合作用，这些因素为其提供指示，以保证战争能以顺利进行。也许是前线的混乱才带给人们战争是疯狂的印象——在此不要忘记本章开头的描述——但疯狂全然不是对战争这人类最为古老和普遍活动的精确描述。自人类学会写字就开始记录战争，它的身影遍布于文学作品中。

最早的英雄史诗^[2]（约公元前 2700 年左右）讲述了幼发拉底河上乌鲁克国（今天的伊拉克）国王吉尔伽美什和他的朋友——半人半兽的恩奇都的故事。

乌鲁克啊，伟大的吉尔伽美什国王，
狂傲的公牛，卢加尔班达之子，
女神宁松之子的吉尔伽美什，
军队的前锋后卫！

这首短诗描述了吉尔伽美什带领士兵前往伊朗南部雪松林掠夺木材的盛况。出发前，吉尔伽美什命令兵匠为他和好友恩奇都打造出最新武器，由此可以看出，战争中重要的基础要素——专门的冶金工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1] 全名为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 年），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下段摘自他的著作《战争论》。

[2] 《吉尔伽美什史诗》



古希腊最早的历史也弥漫着战火。希罗多德^[1]（公元前 484—前 430 年）详细记录了波斯进攻希腊的战役（公元前 499—前 448 年），修昔底德^[2]（约公元前 460—前 400 年）生动记载了斯巴达与希腊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 431—前 404 年）。世界史便是一场战争史，战争的身影无处不在。欧洲大陆正是在纷飞的战火之中被分裂为一个一个的国家。《旧约》——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基础，讲述了中东无数国家在血泊之中经历兴衰荣辱，成为今天的模样。印度经历了与之类似的历史，而战争并没有在穆斯林和草原民族的统治下熄火。中国的朝代更迭更是由大量鲜血铺就而成。秘鲁北部的莫切文化也是在激烈的内部冲突中销声匿迹。

当代作家认同战争的普遍性，但他们往往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战争的区别上。他们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倾向于强调自己所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和独特性。终生研究中世纪战争的学者自然会注意到它与其他战争的不同，比如中国 17 世纪的战事。由此可见，学者们更容易将战争与文化差异联系起来，并且深信 21 世纪初西方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这里的“西方”主要是说美国。1989 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傲视群雄的超级军事大国，可以如此形容美国：

一个能在世界各地投射绝对力量 and 影响，有时同时影响到不止一个地区的国家，才有资格被称为全球范围内的霸权主义国家。超级大国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

由此标准来判断，美国的优势足以令人惊叹——美国国防支出超过其后 15 个国家之和，世界各国主要商品以美元定价，其他国家有权反对美国的政策但无法忽略其意见，美国娱乐统治着电视和网络。面对如此不同寻常的现象，有人争辩说是源于美国文化本身的特质，根植于美国和欧洲人的生活和

[1] 希罗多德（希腊语：ΗΡΟΔΟΤΟΣ），古希腊作家。他把旅行中的所闻所见，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历史纪录下来，著成《历史》（又称《希波战争史》）一书，成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

[2] 修昔底德，古希腊历史学家、思想家，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传世，该书记述了公元前 5 世纪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

思维方式，与历史进程及文化价值观息息相关。拥护从文化角度分析战争的人坚称，西方国家的军事霸权与民主关系密切，因为某一形式的战争得以顺利进行离不开一致和统一。

西方部队作战时尊崇和追求合法的自由度，这通常是公民军国主义或立宪政府的产物，受到无宗教信仰人士及军队本身的监管。“公民”这一在其他地方不大常见的词语在欧洲十分常见。

很多人情愿相信军事力量以及军事霸权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之中，但本书作者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该书选择从整体看待战争，而不是简单地从某一时代或文化着手。因此，它所展示的是战争历史完全新鲜的一面，将美国霸权地位的出现更多归于偶然和意外，认为这种地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也就是本书题目的深刻涵义所在——“危机四伏的荣耀”。

毋庸置疑，文化对战争会产生一定影响，尤其是战争出现的原因。不过，本书重点要讨论的是战争之法。到 19 世纪为止，主要文明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在内，战争方式是极其相似的。如孙子所说，战争需动用超人的才智。然而，无论文化差异如何之大，一个社会的具体条件对战争特性都有深远的影响。欧洲、中东、印度及中国的城池型社会模式衍生出需要依赖大量步兵进行团体战斗的战争模式。若这些军队交锋，缺乏远距离射击武器的他们必须采取近距离的正面战斗。他们的部队阵型紧凑，通过近身搏斗获取胜利。

城池在这些社会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进攻方会耗费大量时间围困高城深池，或毁灭对方在农村的经济根据地，以图削弱其力量，这就是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 19 世纪前的工业革命前社会，军队的形成很大程度受到地形、地势、气候和当地农业条件的左右，其受影响程度甚至远远超过普通观点中的认知。在这些因素的强烈影响下，尽管各种伟大的文化遍布世界各地，但每个地方的战争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即主要依靠步兵。这种形式的战争发生在欧洲诞生前，那时的欧洲不过是罗马帝国统治下地中海文明的一部分，直到中世纪，欧洲才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

在马背上飞奔而驰的欧亚大草原民族孕育出另外一种迥然不同的战争形态。现在的世界大多是由这两种战争形式之间的对抗与兼容并蓄塑造而成。死神之间的对话会带来新的改变，但这种改变却十分有限，在历史的长河里，战争形式的变化更是微乎其微。直到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工业革命”为基本生活状况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动，并由此而引发了军事革命，这些国家的历史才重新变得耐人寻味起来。

19世纪之前的悠悠岁月里，战争的变化始终是在缓慢推进，其目标和价值系统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什么改变。战争被讽刺为“有组织的盗窃”，实际上这话很大程度上准确描述了战争的本质。吉尔伽美什发动战争掠夺木材，伟大的大蒙古国首领成吉思汗（1162—1227年）如此唤起部下的贪婪与欲望：

战争之乐在于溃之敌，驱之将，掠之金银，骑其坐骑，睡其妻女，致其至亲痛不欲生。

20世纪30年代，赫尔曼·戈林^[1]在征兵广告中引用了加布里埃尔·邓南遮^[2]的诗歌：

你是否渴望登上战场？展开厮杀？
傲视鲜血流地？
手揽金银财宝？
怀抱江山美人？
脚踏残兵败勇？

古往今来，战争必定与掠夺相伴，不同文化下的战争价值观表现出惊人

[1] 赫尔曼·威廉·戈林（1893—1946年）是纳粹德国的一位政军领袖，与“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关系极为亲密，在纳粹党内有巨大的影响力。他担任过德国空军总司令、“盖世太保”首长、“四年计划”负责人等重要职务，并曾被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

[2] 加布里埃尔·邓南遮（1863—1938年），意大利诗人、记者、小说家、戏剧家和冒险者，主要作品有《玫瑰三部曲》。

的相似。从战争中获取快感的人比比皆是，逝于1214年的法国战争诗人贝特朗·德·生就这样写道：

欣赏全副武装的骑士跨坐于战马之上，意气风发，拔剑相向，于我而言是人生乐事。进攻展开，厮杀激烈，难分难解，防守坚固的城堡遭遇围攻是其中最为精彩的……一旦进入战斗状态，勇敢的骑士们无一不心无旁骛，直取对方头颅。宁可死于荣耀，切勿一无所成。

这样的言论现在看来也不会觉得过时。小乔治·史密斯·巴顿^[1]或许是二战期间美国最为优秀的上将，他本人在战争中会享受极大乐趣，也从不吝于将自己的喜悦之情分享给部下：

谣言说美国要退出战争，离开战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美国人从来都热爱战斗，钟情于战场上的激烈厮杀。你们今天出现在这里，有三个原因：其一，保卫家园，守护亲人；其二，坚守尊严，唯赴战场；其三，铮铮铁汉，热爱战争。

他所展示出的战争之荣耀与光鲜正是其魅力所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将军阿里安在他的《人生》中写道，亚历山大激励他的部下、希腊人、马其顿人及其他人为荣耀而战，哪怕献身也不足为惧：

马其顿的战士们，伟大的同盟们，我们不能退缩！切记：坚守阵地，永不言弃，困苦危机过后，光荣辉煌自来！坚定的勇气与永久的荣耀酿成生活的甘甜！

战争总是由光荣与牺牲铺就而成。诸多一战阵亡战士的墓志铭上都铭刻

[1] 小乔治·史密斯·巴顿（1885—1945年）是美国陆军的一位四星上将，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先后指挥美国陆军第7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而闻名。

有罗马诗人贺瑞斯的名句“为国捐躯，名垂千秋”。一战期间，战争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1]对这种以战争为荣耀的观点大加斥责：

我亲爱的朋友，请不要如此激情洋溢，
向无辜的孩子宣扬遥不可及的荣耀，
或传递亘古而来的谎言：
为国捐躯，名垂千秋！

他不是唯一一个提出严厉指责的人。20世纪鲜有指挥官如巴顿将军一般公开宣扬死亡的荣耀，他是一个另类。各级士兵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性命悬于战友们的牺牲精神与勇气。欧洲骑士准则、日本武士道精神以及军队的行动中都体现了这些价值。斯莱奇描绘了战争血腥残忍的一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信条“永远忠诚”却早已深深烙印在他心里。这也是一种荣誉。二战期间的英国陆军战士对此尤为赞同。兰开郡燧发枪手团的一名将军如此描述一位新士官申请参加突尼斯战役的情形：

他是一名好战士，典型的公立学校学生，崇拜英雄主义，甘愿为荣誉奋斗，哪怕牺牲也在所不惜。尽情嘲笑他们的无知，指责他们的冲动吧，但是，就是他们，赢得了一场场战争的胜利。他们自幼开始便被培养成为这样的人，立志牺牲自我，为国争光。

公元前2000年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主人公迦尔纳也表现出类似的自我牺牲精神：“我将用我的生命回报豆扇陀国王的仁慈和帮助，精忠报恩，绝无二心！”后来的《罗摩衍那》中，伟大英雄罗摩在妻子被魔王罗波那掳走之后将魔王杀死，他身上也印有所有时代和文化背景下战士的绅士风度，对死于手下的敌人大加赞扬，并要求对其遗体表示充分的尊重：“我们要郑重纪念他，深刻怀念他，让他的灵魂回到天堂安息。现在，请为他安

[1] 威尔弗雷德·欧文（1893—1918年）是一名英国诗人和军人，被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诗人。

排一场隆重的葬礼以示敬意。”

无论何时何地，战争都需要团结、英勇、手足情谊，这是—个人在混乱战场中生存下来所必需的品质。现代军队也传承了这些精神，并以此鼓舞士兵参加危险无处不在的任务。

战争残忍可耻，还浪费大量资源……唯一的好处在于我的战友们英勇善战，互相保护。海军陆战队的训练教会我们快速制敌和顽强求生的技能，同时让我们学会对彼此保持绝对忠诚和友爱。团队精神永存！

英国—名军官以类似话语描述了战士们参加战争英勇奋战的原因，不过其语调颇有不同：

士兵们乐意按照队友的意愿来行动，准确地说，没有人真心想打仗，他们做自认为战友想让自己做的事情。说这是互相欺骗也好，互相支持也好，但在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兵士的价值体系形成于各种极其复杂和恶劣的环境及战场。现代人对战争的描写也多见于战役，它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任何—支整装出发的队伍都深知这是无法避免的终极考验，但不见得经常在战争中发生。我们对战争方式的—认识源于19世纪的军事革命，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几乎是由连绵不断的战争构建而成。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目的就在于击溃敌人，因此他相信“战役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无可比拟”。

事实上，战役极富偶然性，若失利—方退守至城市或城堡里养精蓄锐，取胜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防御工事控制了整片地区，围攻成为战争中举足轻重的战略。由于防御者处于制高点，占据天时地利的优势，掩蔽良好，物资充足，围攻便变得困难重重。围攻者只能临时搭建后勤处，与警备极强防守完好的敌人斗争。即使到了现代社会，围攻城市依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牺牲诸多生命。1942—1943年德军第6集团军对斯大林格勒发动围攻，结果

反被围剿，全盘覆灭。1968年，北方的越南人民军（NVA）发动袭击，攻下胡志明市。美国海军陆战队夺回城市的战役造成北越军队4万名士兵死亡，而美军自身也损失了1万名兵力。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战争中，1.4万平民被杀，在围攻战中根本不可能将士兵与平民完全区分开。

部分原因在于，出于战役的危险性和防御的困难性，军队大都采取罗马军事作家维吉提乌斯大力推荐的战略：

战役中运气往往比实力更为强大，与其直面敌方，不如采取饥饿战、突袭战、恐吓战等方式制敌。

二战中的轰炸机战役，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带来了同样的恐怖和毁灭，留给几代人深刻印象。我们不能让战役左右我们对战争的判断。从很早时候起，指挥官们就清楚，袭击平民是制敌的一大法宝。采取此战略不仅是出于“附带伤害”的考虑，实际上是直接将平民作为进攻目标。前工业社会的战役多会摧毁农场、杀戮动物和农民、毁坏庄稼等，严重破坏全部人民的粮食来源。抢掠为士兵带来厚利，进攻方可以为自己补充丰厚的物资。

几千年来，采取这种战争形式对指挥官来说都十分必要，它在加强进攻方战略水平的同时也削弱了敌方力量。20世纪最成功的指挥者之一毛泽东对进攻平民的战术加以修改。“游击战的精髓就是敌进我退”。他认为，除非敌军力量被严重削弱，有很大把握取得战争胜利，否则一定不要跟敌人正面对抗。在所有起义中作为核心的这种战术，必然会对平民带来灾难性打击，胡志明市的战役便是最佳佐证。痛打农民、毁坏家园、杀戮妇孺都不是什么高尚的行径，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士兵们却优先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军事历史学家大多不曾提及战争中如此不光彩的一面，或将它看作偶尔才会发生的事件，事实上它在战争中是十分常见的。

所以，战争可不仅是打架，期间还会将这种战术与摧毁和围攻结合起来，在实战中轮番连续使用。施行抢掠的军队分散兵力展开进攻，却不幸落败给集结御敌的对方部队：1177年的萨拉丁在蒙吉萨战役^[1]中便亲历这一惨

[1] 蒙吉萨战役：阿尤布王朝君主萨拉丁与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四世在1177年11月25

败。战争常常从围攻开始。1187年，萨拉丁围攻太巴列，后诱使前来营救的十字军被困哈丁^[1]。若摧毁敌方军队不是战争的目的，那什么才算是呢？“有限战争”与“无限战争”有何不同？根据什么来判断什么样的战争是“有限”而什么样的“无限”呢？对战争最简单的论说自然无法对此进行区分，如我们开篇所讲“战争都是疯狂的”，战争是复杂而多面的。

要理解如此复杂却又普遍的战争并不容易，对1945年以来享受了数十年和平的几代人来说尤为如此。在推崇人权关心个体的时代，本质为摧毁生命的战争难免让人感到震惊。

我们不想要兵不血刃便能获取胜利的将军。杀戮让人不寒而栗，逼迫人们严肃地对待战争，但绝不能以人权的名义任凭刀剑锈钝，否则迟早敌人会拿着利刃砍断我们的臂膀。

维盖提乌斯^[2]的名言指出，军事防备完好的国家才有可能享受和平：“因此，渴望和平的人啊，时刻为战争做好准备吧！”以上引用的两点都暗含同一意思：战争的不可避免，或至少说战争的威胁性，会让习惯了和平生活的人感到恐慌。一战结束后，英国统治阶层深受影响，战争中伤亡惨烈，“迷惘的一代”给人们的思绪蒙上迷雾，年轻军官的牺牲导致无人领导国家前进。惧怕损失的心理为20世纪30年代对希特勒采取的“绥靖政策”起了巨大推进作用——安抚希特勒，希冀以此避免战争。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此时，政治领导人，尤其是以丘吉尔为代表，竭尽一切可能来避免伤亡，空军便成为首选。然而，单英国轰炸机指挥部就牺牲了5.55万空勤人员，1.8万沦为俘虏或受伤；一战中，总共有4.2万名英国军官丧命。为减少伤亡采取的措施反而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此的结果让人感到意外。战争伤亡本无可避免，但始终会让人反感，对远离纷飞战火的人来说这种反感尤为强烈。战争

日进行的战争。鲍德温四世率领的宗教骑士团以少胜多，战胜了萨拉丁的军队。

[1] 哈丁之战：萨拉丁从埃及以及叙利亚南北两面集结兵马，向耶路撒冷王国进攻，收复落入十字军之手88年的耶路撒冷。

[2] 普布利乌斯·弗莱维厄斯·维盖提乌斯·雷纳特斯，约活动于公元4世纪后半期。著有关于古罗马军事体制的论著《论军事》。